

糊 涂 世 界

吴趼人 著

茂苑惜秋生序

“举世皆浊，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醪？”是以糊涂教人者；“不知许事，且食蛤蜊。”是以糊涂教己者。古之君子，唯恐人之不糊涂与己之不糊涂，而发为诗歌，见于谈论，佩如弦韦，勒若箴铭，洵知几之达人，保身之明哲哉！叔季以降，唐宋而还，本浑噩之遗，继混沌之后，君于人者曰：“天下饥，食肉糜。”臣于人者曰：“不识字，更快活。”驯至今日，则更麻木达于脏腑，冥顽中其膏肓，可惊可诧，可笑可叹。守株待兔之举，视若不二法门；覆蕉寻鹿之徒，尊为无上妙品。行之既久，靡然从风。名山大川之间，赤县神州之外，无远勿届，不期而然。上者为朝，则所谓贤士大夫，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，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，舍此二者，一物不知。若后乘之载刍灵，若当场之弄木偶。下者为野，不为鹿豕，即为豚鱼。与谈兴废，犹考钟鼓以享爱居；与论治乱，犹取仁义以教禽兽。观于其上如彼，观于其下如此，谓之为老大之国，野蛮之乡，自是定评，实非过论。善哉蚩叟，本之著书，其情事则相喻于微，其议论则能见其大。昔者大禹铸鼎，遂穷九幽；温峤然犀，因烛百怪，对勘互较，殆出一辙。夫东坡说鬼，遂兴无稽之谈；干宝搜神，乃张异端之焰。是书不落窠臼，独辟畦町，游神于非想、非非想之天，析理于无名、无无名之境，虽贵洛阳之纸，已腐太元之毫。读者审之。丙午二月，茂苑惜秋生撰。

目 录

卷 之 一	移孝作忠伦常大变	量材使器皇路飞腾	… (1)
卷 之 二	假孝子割股要名	丑新人回头失媚	… (8)
卷 之 三	虐孤儿晚娘施毒手	招游妓俗吏写闲情	… (16)
卷 之 四	吕祖阁半仙占祸福	广和居市侩显神通	… (24)
卷 之 五	暗挑逗歌曲寄相思	真莽撞贪杯失巨款	… (31)
卷 之 六	裁寿衣借端通内线	论相法顺口托人情	… (37)
卷 之 七	靠虚火施司务扬威	为干儿宋媒婆出力	… (45)
卷 之 八	虞子厚探亲东昌府	郭丕基倒楣镇江城	… (54)
卷 之 九	信鸾仙大府护飞蝗	全蚁命进官乘饿马	… (63)
卷 之 十	老吏著书官场尽相	高明骂座奴子羞颜	… (73)
卷 之 十一	覆雨翻云心思刻毒	偷天换日手段高强	… (84)
卷 之 十二	文章憎命误煞功名	机械存心变生骨肉	… (97)

卷之一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皇路飞腾

话说湖南官场,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,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。抚台姓黄,江西人。三个红人,一唤任承仁,一唤俞洪宝,一唤李才雄,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。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,抚台极赏识他,曾经保过送部引见。俞、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,办过几年文案;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。

有天,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,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。任承仁进来,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,呆呆的样子。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,也不便问他,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,慢慢的说到家务。任承仁就提起他“有个过继的娘,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,大远的奔了来找我,既然来了,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,脾气又不好,时常在家里闹脾气。再照这样闹下去,我可有点受不了了,不是我让他,就是他让我”。俞洪宝道:“这算什么大事?他因为没有儿子养活,所以才承继到你。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。你让他些,过几年死了,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。你要现在一定撵他出去,他情急了,或是告你一状,就算辨得清,倒要耽误了你正经事,那可犯不着,你又何必同这个孤寡老太婆呕甚么气呢?”任承仁想了一想,倒也不错。

他们说了一回话,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,不住的唉声叹气。任承仁熬不住了,便问俞洪宝道:“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?”俞洪宝道:“你不知道,李老哥丁了忧了。但是他老哥的家道,你是晓得的,如果再把差使丢了,叫他怎样过呢?他这个总办土药局的事虽然不好,在他也还将就敷衍,要再没有这个差使,更不得了,所以在这里难受。”任承仁道:“论理,这土药局的事又不是地方官,就是丁忧的,连下去打什么紧?”俞洪宝道:“却是没有这个道理。”任承仁道:“什么道理不道理?这叫做恩出自上罢哩!我倒有一个法子想。”俞洪宝、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:“请教大才,有甚么法子?”任承仁道:“里头有位史巡捕,是抚台极红的人,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,可就是爱两个钱。我们去走一趟,探探他的口气,就托他去想法子去。如果有点意思,拚得送他几百银子,把这个差使留下。李老

哥固然是不无小补，就是我们，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，岂不甚妙？”俞洪宝道：“好，好。”任承仁道：“既你们也以为好，他丁忧多日了，亦不便耽搁，我们要赶紧才好。”说完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，又拉着俞洪宝道：“我们去碰碰再说。”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。

当时俞洪宝同着任承仁，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。史巡捕让他们坐下，说了一回闲话，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，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。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，手里捧着水烟袋，睁着一双眼睛，呆呆的一回，才把这口茶咽下去，腾出嘴来说道：“这个不容易。”任承仁道：“并不是弟等多事，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，要是就这样搁三年，那直捷要他的命了！”史巡捕道：“他家道虽寒，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！”任承仁又道：“李哥一向亏累，现在又出了丧事，用钱多，要有这个差事，还可以拉拉拉拢，就是外面张罗也还容易。要就是这样下来，直截便是一条死路。老哥热肠古道，我们是一向钦佩的。他这桩事只要老哥高抬贵手，他就过去了。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，你说的话都是呕着人玩耍。不然，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，可不就毁了他吗？”一面说着，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。

史巡捕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，没有不帮忙的。不过这件事，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。但我同他有交情，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，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。这个当中，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，老弟你是晓得的，明人不说暗话。况且他又是个违例的事，那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？”任承仁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都包在我身上就是。”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：“这个数目可好？”史巡捕笑了一笑道：“论起来也不算少，但我可是没有权的，事情我去办，碰他的运气罢。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，但是这里头转了一个弯子，就很不容易了。难道我还来想好处、赚扣头不成？”任承仁、俞洪宝连忙陪笑道：“笑话！老哥太多疑了！”史巡捕道：“我去办办看。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罢！”俞洪宝道：“我也同来。”史巡捕道：“玩不得！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，没有人查问，要是别人夜里来，风声就闹出去了。反正都是为朋友，一样的赤心。你千万不必来，不但没有好处，恐怕还要惹是非。”俞洪宝答应着，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，一径回寓告知李才雄。李才雄晓得有点意思了，但也还不晓得史巡

捕要多少钱的话。

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，任承仁来了，摇摇头道：“好利害！好利害！”俞洪宝、李才雄忙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任承仁道：“他是大张狮子口，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，他问你要一半。此外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，这算是挂挂帘子的事。”李才雄听了，呆呆的一言不发。倒是俞洪宝道：“论起这个差使来，一连就是三年，化上一、二千银子也没有什么不值得，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奈何？”任承仁道：“李老哥去凑凑，看凑到多少。要是少些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，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罢。”俞洪宝道：“看来也只好如此。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，也该报出去了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不妨。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，要紧等把帘子挂好，再报出去不迟。”

李才雄道：“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，我平常也很应酬他。但他是个嘴馋的人，要求他事，总要请他吃饭。我是已在衰经之中，不便请客，如何是好？”任承仁道：“你不要拘泥，办正经事要紧。你今天就发帖，明天晚上请他。我同俞哥做陪客，也好相帮你说几句。你只管办理，那个人来说你？”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，夹着手本，打发人送过去。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，明晚请首府，只要菜办得好，钱是不论多少。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，自然欢喜，连忙就去备办。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，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，把素的依旧换掉。忙忙碌碌，收拾了一回。

正在那里点缀，送请单的却回来了，说是大人有病，请了三天假，明天不能来，叫把原帖带回。李才雄听了，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就如此倒楣！”任承仁道：“还有一个法子。你去写好一封夹单，递进去，他看见了也就明白，等他上院去，没有不替你设法的。况且你请他，他也晓得的了。”李才雄道：“也不晓得是什么病？”回来的人道：“听说招了凉，伤风咳嗽，并没有什么大病，过两天就要销假的。”任承仁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依着我去做。老史那里，先要把钱交过去；要是不能如数，六成是要先给的。下俸我去对他说，问我们两人要就是了。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，慢慢的去给他，难道老哥还会叫兄弟为难么？”李才雄道：“只要缓口气，少却是万不会少的。非但不会少，老大哥替我出了这一番力，再要叫老大哥为难，那还能算是人么？但是首府这个夹单，还要老大哥费神斟酌一下。”

任承仁道：“我是于文墨一道，大大的外行，你，你还是找老俞罢！”

又说了一回闲话，任承仁便立起身来道：“老史的数目，我就去答应他分两期，一期先付，一期事成之后两个月再付。万一他要利钱，为数有限，也就答应他了。”李才雄道：“自然，自然，你看着办罢。我心里没有主见，你怎么说怎么好。你这番回护我的心，我难道还不晓得？你直截看着办，不必同我商议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事情成功，我是无不恪遵台命的。”说着，作了一个揖道：“费心，费心！”任承仁晓得他不会变卦的了，就装出一番大义凛然的样子来，说了几句义可干云的话，就出来上轿回家去了。李才雄去找俞洪宝，托他做一张夹单底子。俞洪宝照着他的口气做好了，又添了几句哀戚的话，交给李才雄。李才雄便去找人誊清了，送到首府里去。

却说这位首府是一位满洲人，名叫伊昌，当日看了他这个夹单，暗道：“这个事却是有点不在理。既然说是里面已说通了，要我做面子，我亦何乐不为？但是这话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？且待我见了抚台，见景生情罢。况且打去年起到如今，我也吃过他六七十顿了，要一定回覆他，未免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，我也不干，我犯不着为着他去碰钉子。”主意打定，次日起来销假上院。

李才雄先就打发人在首府衙门口打听，听见传伺候了，便用一个素手本，叫跟班到各衙门挂号，禀知丁忧的话。恰恰伊大人上院，抚台就同他讲起这土药局收数甚好的话。伊大人便接口道：“李令办事向来是最可靠的，不过是他运气大坏。”抚台便问：“他运气怎样坏法？”伊大人道：“听说他丁了忧了。但这个事办到现在这样地步，也不容易，总要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接手才好。但是这些候补的人员，卑府是晓得的，除掉现居要差的，便也没有什么有大才具的了。况且在省候补赋闲的日子多，终是前缺后空，要他顾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。所以古人说的，凡要办大事的，总要量才使器，不可骤易新手，为的是恐怕前功尽弃。”抚台道：“他是丁了忧要回籍守制的人。”伊大人道：“这个恩出自上，卑府不敢妄参末议，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。况且卑府听说，李令光景也不大宽裕，自从丁了忧之后，屡次寻死。昨天还有李令的同乡几个人，求卑府转求大人的恩典，能够叫他连下去，真是公私两美。卑府是已经拒绝了他们，但恐怕马上更动，李令

真要寻了死，同寅面上很不好看。‘狗急跳墙，人急悬梁’，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。”抚台摇头道：“丁忧的连差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”伊大人道：“好在土药局不比现任地方官，况且别省也是有过的了。只要大人肯给恩典，这也没有例与不例的。”抚台道：“我恐怕别的候补人员不服。”伊大人道：“量材使器，他们怎敢不服？”抚台沉吟了一回道：“我们就这么办。现在暂且不用更换，等我选到了人再改委罢。”伊大人道：“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。”这个时候，抚台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，不过借着这个题目鬼画符而已。

伊大人下来，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，李才雄感激得很。当晚算是在寓里成服，也就不回去奔丧。过了七天，就依旧的请客宴会，不过换了件洋缎的衣裳。任承仁当时问李才雄要了六百两银子，谢了史巡捕，说明三个月之后再付四百两，交任承仁转交。任承仁却只交了史巡捕四百两银子，那六百两便落了下来。李才雄见了面，还是千恩万谢的不了。

但是这个端一开，有些丁忧回去的都来了。内中有一个候补通判伍琼芳，家道本好，本来在家里当工房的，因为有钱，就动了官兴，捐了通判。到省不到三天，接到家信，丁了外艰，就忙忙的回去守制。现在听得李才雄做了个夺情总办，不由的心里乱跳，艳羡的很，就赶紧的回了省来，租了几间房子，去拜了李才雄，问了来踪去迹。使用重价雇了两个上等的厨子，非但菜做得好，并且还会做各样的点心。请李才雄、俞洪宝、任承仁吃了几顿，又送了任承仁好些东西。熟识后，就托任承仁把他去引见过史巡捕，又去拜伊大人。伊大人不见他，他隔上四五天必来请安一次，又不时送些东西，吃的用的、生的熟的、看的玩的，不住的搬进来。又重重的门包，那家人更是格外替他求着伊大人收。满洲人的门权向来是重的，只要门口巴结好了，里头是不会不好的。日子一久，伊大人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也就请他吃饭，拉拢起来。他又托任承仁去说要拜老师，伊大人不肯，当不住任承仁的这张嘴会说，也就答应了。当时送了一千两银子的贽见，又有几件古玩玉器，伊大人一律全收。从此单见便是门生帖子了。

歇了一个多月，就提起要伊大人替他求个差使的话。伊大人道：“论起我们交情，断无不尽力的；但是上头的事，你也要安排安排才好。”伍琼芳道：“门生已切实托过史巡捕了。”伊大人点了点头，也不再说。从此以

后，仍旧是五日一大宴，三日一小宴，请伊大人吃；又不时送些时新果品、菜蔬。

伍琼芳回省转眼已是四个多月，前后化的钱也很不少了。家里的钱，人不敷出，接济不上。他也晓得不便问人家借钱，到没有钱用的时候，便把些衣服古玩去当了钱来，请客应酬。要是伊大人欢喜的朋友问他借两个用用，他也是如数奉上，决不推辞。因此，同寅中除了几个有骨气的不同他来往，那班狐群狗党，便是越聚越多了。

不多几日，听见任承仁委了浏阳县，俞洪宝委了清泉县，就连忙过去道喜。见了俞洪宝，俞洪宝便告诉他：“昨天听见说，我的遗差要委你办，你可有点风声？”伍琼芳道：“这件事怕派不到我。”俞洪宝道：“那有一定的？一个抚台委个把差使，难道还要去查例么？我昨天听见说是已传进稿去，大约一两天就可揭晓了。”伍琼芳虽然不敢决定不假，心上却也欢喜，赶紧就到史巡捕那里去走走，为的是好探探实在消息。偏偏史巡捕生了外症，睡在床上，嗳呀嗳呀的叫唤不住。伍琼芳就没坐下，仍旧回到寓里。却是坐立不安，只得又出去拜首府，刚刚首府又到院上去了，伍琼芳只得坐在官厅里老等。等得多时，才晓得首府在洋务局里陪着洋人吃饭，回来还早。伍琼芳肚里亦饿的慌了，只得回家去吃饭。吃过之后，仍到首府这边来。这位伊大人虽然回来，却是吃醉了，家人不敢上去回。伍琼芳也没得法子，只急得他抓耳搔腮的样子，只得又去拜俞洪宝，问他个的实，心上还放心不下。

过了一天，果然委札到了，说是“牙厘局银库兼收支俞洪宝，已委署清泉县，所遗两差，亟应遴员接充。查有丁忧通判伍琼芳，才具优长，堪以充当”等语。伍琼芳看了一遍，心中大乐。当时开发了脚钱，先去拜谢伊大人，正逢着伊大人又出去了。伍琼芳就叫跟班的拿一张片子，说是拜王大爷的。伊大人的门口叫做王福，是北京人氏，跟着伊大人多年，却是言无不听的。当时听见伍琼芳拜他，就把他请进来，坐在烟铺上。

王福送过茶，便先开口道：“恭喜大老爷，这就好了！”伍琼芳道：“这都是大人的栽培。”王福道：“大老爷是去年到省的罢？”伍琼芳道：“是去年冬月十二日到省，十四就接到家信，丁了外艰，也就赶紧回去了。今年四月才来的。”王福道：“这个差使，听说有三千金有馀。薪水虽然不多，却是一

千七百的银价,那就差不多加六了。又有各厘卡的年节规,要是放活动点,还有加敬。再要能虚吓诈骗,那也没有底的。”伍琼芳道:“那却还不晓得。”王福道:“到底做官好,真是有本有利。”伍琼芳道:“这个说不定的,我看还是你们这跟大人最好,大人高升了,你们倒也是无本有利了。况且像大爷你呀,是的,只要敷衍一个大人,我们就尽是上司,甚么抚、藩、臬、道、府不要说了,还有那些候补道,也要摆架子,不应酬他又不能,应酬他那还得了吗?要是是一个不小心,得罪了那一个,将来还要吃他的亏。比起大爷你这个行业,就差远了。就算是钱的话,像大爷在省城里,这一年各处的孝敬,还不够大爷化的么?”王福道:“多像大老爷这样体恤,当家人的自然好了。但是混帐的多,平时时也看见他来,到了节下,塞上一张片子,还要替他上号,莫说是钱,还要赔功夫呢!还有一种同通直隶州,更觉不是东西。他也不下轿,不落官厅,就坐在轿子里打着扞,叫个人送帖子进来,还要叫人出去挡驾。上回有一个,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姓了,他叫人进来,说是拜会,我就回覆他不见,他的跟人说是要出去挡驾,我也不理他。他的跟人去说了,这位什么老爷就下了轿,一直走了进来,坐在厅上拍桌子打板凳骂开了。我正要上去打他两个嘴巴子,倒是伙计们拉住了,又有一位伙计出去招赔了,他才走的。你说这样的东西混帐不混帐?芝麻前程,也要出来摆架子,难道二太爷还怕你不成?这可不是发昏了?我想起来了,就是住在县门口朝东房子里那一位候补同知支慵。我后来就去回了大人,大人也很有气,正打算着……”

说到这里,外边喊道:“大人回来!”王福便赶紧戴上帽子,出去站班。等伊大人进去,就拿着伍琼芳的手本进去,不多一刻,里面喊“请”。伍琼芳跟了手本进去。国朝的规矩,同知通判见知府是用晚生帖子,不用手本。这伊大人是抚台最欢喜的人,所以一班同知通判就一齐改用了手本。起初也还推过一二次,嗣后就安之若素了。所以这回伍琼芳上手本是入时的仪注,并非做书人漏出马脚来。况且伍琼芳久已拜了伊大人老师,这个门生手本是久已拿过的了。

闲话丢开,言归正传。当时伊大人把伍琼芳请进去,就先说了一句“恭喜”。伍琼芳道:“这都是老师的栽培。”伊大人又道:“这个差使听说还不坏,三年之后还有一个劳绩。现在算起来,差不多服满也就可以署事

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门生以丁忧人员在省得差，俾守制日期无害资格，都是老师一力成全，门生举家感戴！”

谈了一回，伍琼芳见伊大人只管呵欠，估道必是烟瘾来了，不便久坐，况且还要到别处去，就辞了出来。又到门房里坐了一回，并告诉王福，以后伊大人衙门里，不拘甚么人的寿日，或是添了小孙子，及各样的事，都要招呼。王福满口答应。伍琼芳出来上了轿，还打算上衙门去谢委，看看天也不早，只得回家。刚刚到了二门口，只见多少人围着一个人在那里吵，又看那个人却是满头的血，不觉心上毕拍一跳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卷之二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

却说伍琼芳看见那个人满头是血，靠在墙上，在那里骂人，看的人拥挤不开，忙打发人去问是什么事。只见那个人看见伍琼芳的轿子到了，便把人往两边一分，走上前来拦着轿子，跪下喊道：“大老爷伸冤！小的姓邹，山东邹村人。探亲不认，反被毒打。”说着又连忙磕头道：“请大老爷伸冤！”伍琼芳道：“你去找地方官，这不干我事的。”姓邹的道：“你是本省的官，怎么管不得本省的事？我到县里要花钱。老爷要是一定不管，就请拿张片子把我送到县里去。”伍琼芳道：“我是丁忧的官，不管闲事的。”姓邹的道：“不对，丁忧的官就该回家去穿孝守制，怎么还在这里坐着大轿，撑着红伞呢？老爷不要哄人，俺山东人是见过世面的。”伍琼芳道：“抚台委了差使，自然就要摆出一个官派来。你不见我没有戴顶子，而且穿的衣裳都是素的？”姓邹的道：“老爷既然是个官，就说不得了。大老爷，好大老爷！求求你，大老爷总要替小人伸冤！”伍琼芳被他弄急了，只得喊了地保过来，叫拉开他，才把轿子抬回到公馆里去。

太太接着，换过马褂，太太便问道：“什么人在门口胡搅，耽搁了这么久？”伍琼芳道：“真是奇谈！”就把姓邹的说的话，一五一十对太太说了一遍。这位太太姓柏，到是个知书达礼的，呆了一呆，便道：“这事本来不好，倒给人家拿住话柄了。”伍琼芳听了，心里很不自在，勉强道：“这又不是我兴出来的规矩，李才雄的土药局是久已开端的了。”太太道：“不知道

别省也有过么？”伍琼芳道：“多着哩！你是在家不晓得。”太太道：“照这样说，那回籍守制的话，不是白说了么？”伍琼芳道：“皇上家原有这样规矩，叫做夺情。从前曾文正，后来李中堂，都是夺过情的。”太太道：“我晓得。我听见曾文正同后来的李中堂，都是皇上家一时不可少的人，要是等他穿孝服满了三年，那各样的事情就等不及了，所以才有这个旷典。像李老爷同老爷，不过是个候补的人，李老爷是第一次办土药局，老爷还没有当过差事，怎么丁了忧就显出是好来呢？又难道省城里这许多人就没有好的，必定要待丁了忧才晓得这有才具无才具呢？况且既然是够不到说皇上家不可少的人，就说是本省里不可少的人，只怕也轮不到。”伍琼芳听了，不觉颜色改变，呆着脸道：“那我就不晓得了。他要委我，有什么法子呢？”太太道：“你要在家里守制，他如何能委到你？你打四月里起，天天请客，又张罗着送东西，撇开手的应酬，这个光景就像你去求他，并不是他要委你。要论才具资格，省里人多着哩，难道没有一个及得上你的么？”伍琼芳听见把他纸老虎戳破，心上大不高兴，嘴里还说：“我委了差使，有钱赚，大家该应喜欢，怎么你就如此唠叨起来？现在世界是如此，就是你一个孝子也没有用。”太太道：“什么叫有用无用？也不过行乎心之所安而已。”伍琼芳也觉得有点理屈辞穷，分辨不来，就起身出来，到书房里来坐下生气。

不想太太却又跟了出来说道：“我想起一桩事来。从前来的时候，我就本打算伺候了婆婆一齐来的，是你说这里苦，没有进项，不能接他老人家来受苦。现在这个差使，你前天说有三千多银子一年，老太太在家无人服侍，况且眼睛也有点毛病，倘或再出了点岔子，就更不好了，不如去接了来一处过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伍琼芳呆着脸道：“好是好，但是没有钱，怎么样？”太太道：“只要拿银子换，难道不是钱么？况且听见你说，后天要请首府，那桌菜是三十几两银子，连开发下脚，总得四十两银子的光景。把这注钱腾出来，去接老太太，足够的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女人家真不懂事！这请客是场面上的事，不是省了两个钱的事。要想省钱，就不如关着大门做皇帝了。”太太道：“请客自然是场面上的事，晚几天亦不害事；接老太太来住，也是场面上的事，并且还是根本上的事。你要一定不肯，推说钱弄不出来，我还有几件时新衣裳，现在穿服用不着，就拿出去当几十两银子，我就同着两个家人回去走一趟，把老太太接了来，省得他在家里气闷，也省

得人看看不像句话。你道如何？”

伍琼芳满肚皮不愿意，却拗不过他，只得答应了。当时就派了两个家人，一个是赵仁，一个是钱义，跟太太接老太太去。一连三天，伍琼芳也不拿出钱来，太太也就不问他要了。就开了自己的箱子，拿出十二件时新衣服，送到当店里当了三十六两银子，就于第二日起身，到湖北去了。伍琼芳只当不知。

过了多时，老太太到了，伍琼芳把面子上的事敷衍过去，仍旧是到外边去应酬。那晓得这位老太太有了年纪的人，经不起劳碌，渐渐的病起痰喘来。伍琼芳毫不介意，后来还是太太催着请医生，不晓得在那里找了一个医生来，开了方子，吃了药下去，并不见好。那一天呕了点气，更是顽痰涌塞，越发的不像样了。伍琼芳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拿了几个钱，叫跟班的去买了一块猪肉、一只鸡、一尾鱼，买齐了，都摆在自己书房里。却暗暗的把猪肉用小刀子割了一条下来，包好了，另外放着。等到晚上，叫人把院子打扫干净，点上香烛，供上三牲。他却翻身进去对太太说：“老太太的病不好了，怕有不测。药是草根、树皮，没有用的。我现在要去割股，我听说是最有灵验的。我同你要一块帕子，预备下好扎割伤的地方。”

太太听说他要割股，心中倒觉得十分凄惨，忙去找了一块帕子，又把香灰包了一包，统交给伍琼芳。伍琼芳拿了出来，一齐摆在供桌上。等到二更时分，便把跟班打发出去，自己却在院子里，把门掩上，并不上问，为的是留着一道缝，可以等他们看了，可以宣扬出去的意思。伍琼芳把先前藏下的那一条猪肉放在袖子里，自己拿了一把裁纸小刀，走到供桌前，脸朝里跪着，嘴里咕噜了一回，就掳起袖子来，把那把裁纸小刀在桌子上抹一抹，故意的望袖子里一插，又装着嘴里“嗟呀”一声，就顺手把这条猪肉拉了出来。手里就去抓香灰，往袖子里塞，又装出疼极了的样子，就倒在垫子上。耽搁了一回，然后坐起来，又一回才站起来。拿着这条猪肉在香上绕了几绕，嘴里又咕噜一回，方才回过头来往上房里走。

见了他的太太，便问：“药罐子在那里？”就把这条猪肉放在里头去。却又故意的哼哼道：“我实在受不住了！老太太这里，我是不能服侍了。”太太道：“老爷请去安歇罢，这里各样的事，有我照应呢！”伍琼芳便故意一溜，歪斜着往前面书房里去，摊开了铺，放倒了头便睡，却忘记了花厅园子

里还摆着东西。

他的跟班听说老爷睡了，便推开二门进来，只见地下还有些香灰，香灰里有一把裁纸刀，却并没有一点血渍。就有人说：“这割股的事，第一要心诚，心诚就不觉得痛，且没有血，看来老爷算是心诚的了。”

不提跟班们纷纷议论，且说太太送老爷出去，便走到罐子跟前，揭了盖子看了一眼，只见盘着极长的一条肉，心里好不难受，想道：老爷今天真正吃了疼痛了，经得起这样长的一块！又定睛一看，怎么有点像猪肉的样子？就用筷子去夹出来一看，可不是一条猪肉！连忙叫跟班的进来，问道：“老爷睡了没有？”回道：“睡了。”太太道：“老爷割股，你们看见没有？”回道：“看见的。”太太终究不放心，就亲自来问老爷，说是：“你方才割股，肉没有拿错么？”伍琼芳哼哼着答道：“只有这一条肉，从那里拿错？”太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就快点去煎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要多加水浓煎，把肉都化了，才有用呢。”太太答应了“是”，便去了。

回到上房里，把猪肉依旧放下去，又把炉子上加了炭，不多时都融化了，成了油水。太太斟在碗里，请老太太吃了下去。这位老太太痰涌了多日，再下去这一碗浓厚的猪肉汤，真正是催命符到了，不到半夜，竟是气涌而死。

太太放声大哭。伍琼芳亦被人喊醒，赶进来跟着号了几声。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办事要紧。”一面叫人出去备办棺木，一面又写了一个夹单给伊大人，说是续丁的话。并且说：这个差使本是丁忧后委的，现在就是续丁，谅亦无改委之理。但是谋夫孔多，还要求在抚台面前保举点的话。伊大人回信也答应了。

伍琼芳催着把诸事办妥，即日入殓，拣了三七出殡。太太不肯，为这事，夫妻反目了几次。好不容易等断了七出殡，停在大士庵里。伍琼芳又到各处去谢客，不论见了甚么人，总说：“古人说话是靠不住的，割股可以治得父母的病，那知道全是假的，毫无灵验。”又兼他的家人亦在外边说，人家都晓得伍老爷是割股事亲的，都说他是个孝子。有两个知己的朋友就要看他的疤，他却是一定不肯，人家也就罢了。倒是他的太太满心奇怪，也不晓得他弄的什么鬼，却再不疑心他是弄了一条猪肉来混充的，心上颇有些看不起他。伍琼芳却一点不在意，就是在重服里，依旧是朝宴暮会，

吃酒碰和，全没有一点穿孝的样子。

那知道“天算不由人算”，又道是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伍琼芳官运虽好，家运却坏。他这位贤德太太，不知怎样得了个虫胀病，却是血虫，起先吃药也还有点灵验，后来便一天加重一天，不到半年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伍琼芳自娶了这位太太，不满十年，倒生了三个儿子，一个七岁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；还有一个女儿八岁。太太病到利害时候，就把伍琼芳请到床前头，交代了一回后事。又道：“我死过之后，这几个小孩子，务必要好好的看待。但是现在正在两重服里，又不能续弦，你怎么好？”伍琼芳也觉惨然，随便应酬了几句。太太又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还有一句话求你，倒也并不是一定为我自己。我的棺材自然是同老太太的停在一处了，我们婆媳，活的时候本来好得很，死了又在一处，还有甚么话说！但是这里离家乡不远，一水可通，务必早早把灵柩送回去，入土为安。就算是你的公事忙，你尽管专派个家人去，亦是可行的。不然要等你服满补缺署事，那就没有工夫，况且叫人看着要说闲话的。你依着我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了。”

伍琼芳听着唠叨不完，心里还想张人驹家请吃中饭，又要碰和，已经是时候了，急于要走，但是他的话说不完，看他病的重，又不便站起来就走，只急得他抓耳挠腮，太太说一句，他答应一句，其实太太力疾说了半天，他却是一句没有听见，一心都在张人驹家的鱼翅、燕菜、饭后中发白上。猛然看见太太住了嘴在那里喘气，他便站起来道：“不要忙，我已经去请医生去了。吃上几副重点的药，自然就好了。”

正打算往外头走，只见他的太太上气不接下气的道：“你不要走，我要坐起来坐坐。”伍琼芳道：“还是睡着罢，坐起来倒怕招了风。”太太又把他的三男一女叫到床前头，一个个看了一看，止不住泪下如雨，叹口气道：“看你们的命罢，我是顾不得你们了！”这一句话却已分做三四段才说完的。刚刚说完，就望后一靠，两眼往上一翻，早已气绝身亡了。伍琼芳忙着喊了一回，却喊不回来，只得同着一家大小哭了一回。少不得买棺盛殓，照例的事不必细说。

刚刚过了三天，就有人来做媒，说是黎大人的女儿要许给他，相貌怎样好，赔嫁怎样好，黎大人势力又大，说了个天花乱坠。伍琼芳高兴得很，

忙接口道：“承黎大人不弃，是顶好的了，但我尚在服中，要等服满再娶，黎大人的小姐已大，恐怕不能久等，如何好呢？”媒人道：“黎大人已放了四川的盐茶道，急于动身，所以要把这位小姐早点嫁了，省得带来带去的费事。要是耽搁下来，那可只可作为罢论了。”伍琼芳惟恐怕这个事不成，一定要求媒人想法子。媒人急了，只得给他点当上上。说道：“我听见江浙那边有一个拖亲的俗例，是拣一个好日子，把新人抬了回来，拜堂成亲，一切都是吉礼。等到过了三朝，就脱了吉服，重新成服，换了素衣。这是从权办理的法子，不知好不好？”伍琼芳道：“好倒也好，不晓得黎大人那边肯不肯？”媒人道：“我去说起来看，要肯了就很好，不肯亦就不必提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诸事拜托。要是肯了，你就给我一个信，我好料理出殡；要是不肯，也望你从长计议。但是不可回绝了他。”媒人笑着点了点头去了。临去的时候，伍琼芳还是千叮万嘱了一回。

伍琼芳送了媒人回来，就想着要出殡，越想越要紧，连夜就去喊了土工来对他说了。他的门口用人又去同了刻字店里的人来，说要刻讣文的话。伍琼芳道：“不必了，各处寅好，概不惊动。”到了次日，便预备了一班鼓手，十六个土工，把太太的棺材抬出去，依旧是寄放大士庵，就在老太太灵柩的下首。伍琼芳送了殡回来，立刻唤了阴阳生来净宅，又叫了泥水匠赶紧收拾墙壁，裱糊匠裱糊房子，又连忙喊裁缝赶办几件衣服。

等了两天，不见媒人的回报，连忙去问，正碰着媒人在家里生病。伍琼芳一定要到上房里去看他，媒人也晓得他的意思，便打发人来说：“黎大人那边还没有说，大约明后天是一定要去的了，请伍大老爷少等两天。”伍琼芳觉得没趣，也就回来了。

又歇了三天，媒人来拜，伍琼芳就赶紧叫“请”，连忙披了一件马褂，迎将出来。刚刚走到二门口，那门槛下有一个铁搭，扎在伍琼芳的鞋子上，赶着伍琼芳走的急了，收束不住，一只脚扎住了，一只脚又跨出去，见听见咕咚的一声，伍琼芳竟从门里跌到门外来。家人赶紧来扶，伍琼芳坐在地下揉了一回，露出腿来一看，膝盖上跌去了一大块皮，两只手臂上都跌青了，鞋口也拉破了，脚面上也有一大条血缝。伍琼芳没趣得很，只得叫跟班的扶着，一步一步的踱了出来。

媒人一见便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”又拿眼睛不住的把他看。伍琼芳晓得

是黎大人答应了，心下倒也十分喜欢；又被这媒人看的他不好意思起来，只得说了一句：“费心，费心。”略停了一停，便道：“前天我去看你老哥，你老哥病了，你老哥今天来光顾我，我也病了，你说奇不奇？”媒人道：“什么贵恙？为何走路都要人扶？”伍琼芳道：“兄弟素来有个宿恙，心里一不好受，就要发晕。这几天心绪不宁，弄得六神无主，昨天晚上又吐了一夜，今天勉强起来，觉得头晕眼花，所以要他们扶着，怕的是一点不小心，栽了筋斗。”媒人道：“这样说，到是我来吵闹了。”伍琼芳道：“那里话！像你老哥是求都求不来的。我们不必尽说闲话，那桩事到底怎样了？”媒人道：“一概说妥。黎大人起先还说是怕人家说话，兄弟说这更不要紧，要有闲话，自然有老伍承当；况且老伍又是抚台的红人儿，谁去多事，同他过不去？要论这个省分，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怕什么呢？黎大人听了，他就答应了。可是嘱咐过的，不要请客，不要十分热闹。虽然不怕什么，到底掩避点才好。黎大人定于下月二十八动身，现在还有四十多天，赶紧办还来得及。”伍琼芳听他说完，不觉大悦，千恩万谢，就像那受恩深重的样子。

伍琼芳等到媒人走后，赶紧去买珠翠，打金器，凡早前那位太太的，一概不用。并不是有所不忍，是因为不吉利的意思。过了半个月，已是色色俱全，便选了初三迎娶。请了一位候补同知盛涛，并一位试用知县张春午做大宾，择了午时发了轿，大吹大擂，竟到黎大人那边去。黎府上毫无需索，轿子一直抬进上房。把轿夫撵了出来，另外有喜娘把新人扶出来上轿，头上盖着红巾，却没人看见。放了轿帘，一面招呼外面放鞭炮，一面招呼轿夫进来抬了起身。开锣喝道，径到伍公馆里来。

一路上看的人也不少，也有说伍琼芳服还未满，怎么娶亲的；也有说黎大人过于欺人的；也有说这个媒人真是嘴上要生疔疮的；也有说伍琼芳活该倒霉的，议论纷纷。

不多一回，早到了伍家门口。伍琼芳早已预备了一挂十万头的喜鞭，在门口放个不了。约摸放完了，才开了门，请了轿子进去。又细吹细打的扶了新人出来。伍琼芳是蓝顶子、大花翎、朝珠、补褂、蟒袍、粉底皂靴，先站在上首，早有喜娘把新人扶到下首来。拜天地，拜花烛，参堂拜灶，闹了一回，才送入洞房。伍琼芳又出来张罗那一班道喜的人，接着摆桌子开席，猜拳行令，闹了个昏天黑地，却没有提起新人。